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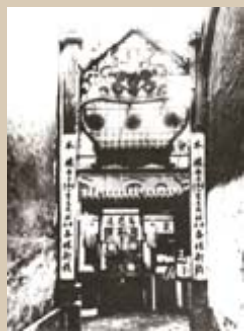
“盛”“世”观光记（一）

作者：吴小如

一. 1932年初入关时所看的三场戏

1932年从东北回到北平，是由先父的一位青年朋友刘克昌护送先祖母携我和舍弟一路入关的。刘是中国银行工作人员，酷爱京戏。到北平刚把家眷安顿好，便昼夜不停地找戏看。他长我十二岁，我称他刘叔叔。他万没想到我这十周岁的孩子竟有如此大的戏瘾，于是经常领我去看戏。我第一次看梅先生演出（剧目是《牢狱鸳鸯》）就是刘叔叔带我去的。当时富连成科班每天日场固定在广和楼演出，每星期五、六、日夜场在华乐戏院演出，每星期一、二夜场则在西单哈尔飞戏院演出。记得有一晚富连成在哈尔飞戏院演出大武戏《洞庭湖》，刘已买好第一排中间的票，临时有事，便把票给了我，让我独自看戏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富连成演出。当晚戏码我记得十分清楚：开场由江世升、杨世群合演《花蝴蝶》（带水擒）；第二出是刘盛莲、叶盛章、孙盛武合演的《双怕婆》（一名《背板凳》）；第三出是叶盛兰、陈盛荪、张盛馥合演的《孝感天》；大轴即《洞庭湖》。我到场时，《花蝴蝶》已演了一半，江世升的姜永志刚把桃花玉马盗回。接下去就是“水擒”。杨世群的蒋平。只记得武生和武丑的开打动作配合得很和谐。但杨世群后来却不常见到，有些武丑戏，都由高盛麟的弟弟世泰应工了。最使我开心的是《双怕婆》，叶盛章的“大板凳”强悍的外表下面藏着内心的虚怯，后来才知道这叫做“色厉内荏”。孙盛武的“小板凳”属机智隽永型，表演尤为出色。《孝感天》是唱工戏，盛兰、盛荪分扮共叔段夫妇，张盛馥是老旦、老生兼演，在此戏中扮姜母。我因从小听过陈德霖的《孝感天》（在高亭公司录制）的唱片，对此戏尚不陌生。叶与陈功力悉敌，观众彩声不断。我听得过瘾。后来我还看过不少叶、陈合演的“对儿戏”，印象最深的是昆曲《白兔记》中的《出猎回猎》（俗称《井台认母》）。此戏小生有很漂亮的身段，青衣有丰富表情，当时虽听不懂唱词，却把我带进了戏。60年代初，我同盛兰已很熟，有一次在他府上，他拿出《出猎回猎》的本子（同时还拿出了《起布·问探》），问我曲词大意，我一面讲解他一面在小客厅地毯上比划着身段，看得我陶然如醉。我说起曾看过他在台上演出这折戏，两人慨然良久。因为在当时忆旧时，相隔已快三十年了。解放后这折戏改成皮黄，茹绍荃常演，我觉得反而没有什么味道了。

大轴《洞庭湖》是群戏。据刘克昌先生说，他已看过一次，主角岳飞是由“盛”字科大梁老生李盛藻扮演的。而我看的那一次据说盛藻病了，改由沈富贵扮岳飞。杨么由骆连翔扮演，杨再兴由高盛麟扮演，牛皋由孙盛文扮演。骆与孙在“水擒”一场都有高难度特技。



和楼戏园大门近景

杨幺从三张桌子上翻台蛮而下，头顶雉尾，身扎硬靠，难度极大；牛皋则有踩水动作，全身是戏，已超出架子花表演的范围。这两位倘无坚实过人的功底，是演不出这样水平的。

《洞庭湖》是从《金兰会》演起的。《金兰会》又名《火烧王佐》，可以拆唱。剧情大意为岳飞想收服杨么谋士王佐，致书邀王，王奉杨么命邀岳飞来山寨赴宴，然后放火准备烧死岳飞。不料王佐反而几乎被烧死，岳云误以为王佐为岳飞，将其救出。自此王佐始决心降宋。此折戏除沈富贵扮岳飞外，由李盛荫扮王佐。盛荫为盛藻之兄，在科班习二路老生，演此戏王佐，扑火一场，甚见功夫，惜嗓音未佳。但演戏全力以赴，表演认真，颇受观众欢迎。但我以后看过多次富连成演出，未再见盛荫登台，或因嗓败辍演耳。

附带说一事。我后来曾看过言菊朋的《金兰会》。言演出此戏贴剧目为全部《孝义精忠》，从《镇潭州》演起，至《火烧王佐》止。言前扮岳飞，后扮王佐，而后部由赵颂南扮岳飞。言演王佐，除唱工较李盛荫精彩动听外，扑火身段亦较盛荫漂亮俏皮。此外言演此戏还有一特点。李盛荫演王佐，先穿官衣戴纱帽，至扑火时，改甩发穿褶子；言菊朋扑火时亦戴甩发，但官衣到底。盛荫扑火时肯大卖力，且能摔，言自然无法相比；但言身段严整大方，动作幅度虽大而显得美观受看。我的感觉是：如果未看过李盛荫，便不知此戏王佐的重点表演在何处；但盛荫功夫过硬，却不够美；有了看过李的印象，再看言菊朋，就体会出言的分寸和劲头，有其特殊独到之处了。此即“大路活儿”与名角有“派”的不同。结论是：看戏要看不同演员所演的同一个戏，也要看同一演员所演的各个不同的戏。既看了富连成“通大路”的《金兰会》，乃能从言菊朋演出中看出了“美”的特点。又由于看了言演王佐的“扑火”，才懂得“扑火”的技巧和表演并非千篇一律。我在言的全部《吞吴恨》中看过他扮《连营寨》刘备的“扑火”（言此戏从《伐东吴》演起，至《白帝城》止，前扮黄忠，后扮刘备），与王佐的演法完全是两种劲头，两样风格。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不小的。如仅粗粗看过，便无从体会演员在表演上的深细用心了。

这场《洞庭湖》使我对富连成发生极大兴趣，于是克昌先生于某一天下午又携我到广和楼去看了一场日戏。这一次入场已下午三时，实际只看了三出戏，即《法门寺》带大审，压轴后部《双铃记》即《马思远》（在这前一天演的是前部《海慧寺》），大轴《拿高登》。《法门寺》的刘瑾是裘盛戎，赵廉是胡盛岩，宋巧姣是陈盛荪，前部贾桂似是高富权（七岁丑）。而从《大审》起，贾桂改由孙盛武扮演，出场竟有碰头好，足见盛武当时已很“红”了。《马思远》中，只有“法场”的贾明那一次不知谁扮，其他角色十分硬整。刘盛莲的赵玉，许盛奎的马思远（许前部扮王龙江），萧盛萱的甘子千（他在前部《海慧寺》里有从三张半桌子上拿大顶然后台蛮翻下。1998年在一次宴会上晤盛萱先生，他还提起这场演出），沈富贵的满刑部，刘盛通的汉刑部，叶盛章的毛师爷。这一堂角色，若干年后，除盛莲早逝，由毛世来接替；贾明则由孙盛武、叶盛章相继担任，其他演员一直保持了很久。而在小翠花（于连泉）班中上演此戏，王龙江和马思远均由于永利（连泉之兄）扮演；而金仲仁的满刑部，因其本为八旗子弟，故演来十分出色（只有一次是由叶盛兰扮演的）。这都是30年代的旧话了。

大轴《拿高登》，由杨盛春扮高登。当时的印象是杨嗓子不好。其他已无印象。后来

盛春出科，不常演勾脸戏。50年代，盛春已参加北京京剧团，我同林焘教授又看过他一次《拿高登》，演得非常好，看上去十分妥帖舒展，真是一次美的享受。平生所见《拿高登》，以尚和玉和孙毓堃两人所演最多。杨小楼此戏惜未寓目。孙毓堃此戏有真传实授，与杨派风格不尽相同。高盛麟全宗杨小楼，惜气魄不足，正如有的观众所说：“看上去不像坏人”。而最使人终生难忘者，是尚和玉的表演。我看尚老此戏至少有五六次之多，中间的跨度约五年左右（1936-1941）。每次演出，举手投足，一招一式，基本上不走样。而且全神贯注，始终无懈可击（1937年侍先父于天津明星戏院看尚老与程继先联袂演出，事后我问先父，先父说，三十多年前看尚和玉的戏不少，现在基本上同当年一样。我说，这就太不容易了。先父亦谓难得）。特别是高登逛会与花逢春等相值，联袂蹀马，虽节奏一致而彼此神情各异，观众真如行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。但这一场戏尚老与众人又最能体现台上“一棵菜”精神，使观众心情随演员动作一同动荡起伏。60年代初，高盛麟来京在广和剧场演了一场《拿高登》（自俞润仙演此戏加入武旦打法，所谓“一封书”，然后分为俞振庭、杨小楼、尚和玉三个支派）竟基本上从舞台绝迹。近年人们一谈《拿高登》，就提到厉慧良。其实厉此戏向壁虚构、自作聪明处太多，非但出“格”，而且欠美。古人说“恶紫夺朱”，正可用厉此戏作为代表。至杨盛春此戏，学自科班，路数与尚派为近，而略病剿疾。大约盛春想融会杨小楼的飘逸，遂显得不够凝重。但腰腿功夫依然稳健，动作亦洗炼利落。惜劳累过度，逝世太早。其子少春，虽承父业，而相去远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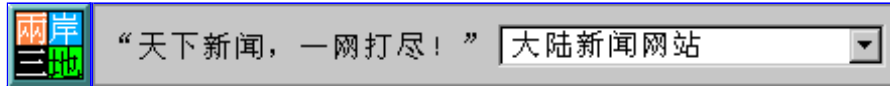
1932年冬，先父请老友毕绍明先生（我曾拜绍明老伯为义父）为我补习英语，乃邀毕老伯看戏以答谢老师。于某星期六夜场，先父侍先祖母并携我与舍弟同宾，陪毕老伯同赴华乐戏院看富连成演出。大轴为《借东风》，由《群英会》起，至《烧战船》止，演到《华容道》前一场始散戏。倒第二为《浣花溪》，倒第三为《祥梅寺》，开场为《青龙棍》。先从开场戏说起。杨排风由朱盛富扮演。朱是武旦世家、祖父朱文英、叔父朱桂芳，皆为著名武旦。盛富武工甚好，惜此戏未能大展所长。《祥梅寺》由叶盛章、孙盛文合演。这出戏本王长林、钱金福合作名剧，我当然没有见过。后来看了王福山、钱宝森合演此戏，才知盛章、盛文的《祥梅寺》也是学有本源。盛章是王门嫡派而略病火爆，盛文则钱派仪型。一出短短小戏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张伯驹先生讥盛章只凭外功而不及王长林有内功，实则火候随年龄而日深。1962年为庆祝萧老八十五诞辰，盛章演《贺龙衣》一折，仅下场抬腿撩襟，几秒钟动作便成绝伦精品。可见功夫已由表及里，从筋骨开张转而为潜气内转，非外铄功夫可力强而致也。《浣花溪》由刘盛莲演任蓉卿，孙盛武演鱼氏。盛莲念白不用假嗓，全效王瑶卿晚年，家父深以为然，屡称其难得。盛武扮彩旦，稚气犹存，结尾翻虎跳下场，赤膊穿红肚兜，使人捧腹。

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一出，显出30年代“盛”字科实力。李盛藻前鲁肃后孔明，贯盛习前孔明后鲁肃，叶盛兰周瑜，裘盛戎黄盖，贯盛籍蒋干，裘世戎曹操（后部易人，不悉为谁扮），沈富贵赵云。不仅配搭阵容整齐，而且人人全力以赴，戏无懈场，人无败笔，此科班戏之所以饕餮人心处。盛藻出科后艺有退步，盛习由硬里子晋升正工老生，蒋干一角由孙盛武取代，曹操一角归袁世海专利，使人小有沧桑之感。独盛兰之周瑜，愈演愈深入，愈演愈传神，到50年代拍成电影，艺术亦登峰造极。盛戎之黄盖，兼摄侯（喜瑞）、

金（少山）之长而出之以蕴籍，使人感到游刃有余，时至今日，小生花脸两行，俨然成为叶、裘二人之天下，信乎真才实学之有目共睹也。回首前尘，感慨良深。富连成何以竟出了那么多的人才，而今之中国戏曲学院（包括其前身戏校）、北京戏曲学校何以终不能及，是不是也有可发人深省之处呢？

当然，我看过的《群·借·华》不算少了，《群》，我看过言菊朋、高庆奎、雷喜福、马连良、谭富英、周信芳、奚啸伯、王少楼、陈少霖、唐韵笙的鲁肃；《借》，我看过高、雷、马、谭、以及纪玉良的孔明；《华》，我看过王凤卿、高庆奎、李少春、唐韵笙的关羽。但真正开眼界、长见识、打基础的第一次观看演出，却是富连成演出的这一次。甚至盛藻出科后，我还看过他和茹富兰合演的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，好像也不如这一次过瘾了（当然，茹的周瑜还是很值得一看的）。（未完待续）

咚咚锵工作室ddq@dongdongqiang.com



Member of LinkUnion - [Click Here to Join](#)